

许柏成对话艺术家黄龙：梦境的回溯，带来不一样的爵士与诗歌（2023）

来源：艺术中国

撰文：许柏成

采访：许柏成

黄龙，是一位目前生活于伦敦的 90 后青年艺术家。虽然 20 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两条脉络——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均在他的祖辈家人身上留下重要交集，但这名出生于艺术世家的少年，在大学之前并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训练。彼时，绘画更多地是以兴趣的方式在其身上自由萌发。

或许内心的种子终究会被唤醒，他还是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高中毕业后，他赴美国犹他大学艺术系进行本科阶段的学习，接着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如今是一名生活在伦敦的职业艺术家。

对于很多本科甚至更早就赴国外接受艺术专业教育的青年艺术家，我们很难用国别来简单地定义他们的艺术，母体文化基因与他们国际化的创作风格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易察觉。黄龙，亦是如此。但当我们深入他充满灵动的画面，在其富有创造力的视觉背后，却可以寻得一种诗性和书写的传统与图像表达的隐蔽连接。

在黄龙看来，他的创作是渴望对已知或未知的事物的一种幻想以及重塑。绘画是具有诗意的自我填补缺失的过程，它可以是令人向往的不完整，一种持续的呈现。诗歌和音乐与黄龙的绘画紧密相连，他认为音乐和书写是构建抽象作品的最重要元素。

黄龙对文字的敏锐感觉，在他的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他在自述中说，“我不会利用图像作为参考，因为这样会使主观在绘画中占据主动，对我来说创作的动机更取决于潜意识行为，创作的对象也更为渺小，它可以是图像中的某个细节，人物的某个姿态，段落之中某句话，是不被完全记录的瞬间，而记录他们最好的方式是用短语概括。”

在黄龙的“Saudade”系列中，线条与色块自发地有韵律的运动，传达着每一幅不尽相同的情感。每一幅有诗文作为情感的基始，也有对应的音乐作为启迪，而书法则成为视觉的出发点。Saudade 是葡萄牙语中难以转译的独特词汇，曾被评为 2020 年葡萄牙年度关键词。它表述的是一种对过去某一时刻美好再无法企及的惆怅与渴求，它无所不能却又无法取代，或许最接近的中文词汇是“恍然若失”。黄龙借助这个词，强调了自己以诗词为载体表达个人忧愁感情的方式。

音乐不仅是黄龙独自异乡生活的陪伴，同样作为抽象的艺术形式，更是从潜意识层面激发其视觉语言的引导者。他有一组作品以持续播放爵士乐的电台 Radio Bolero 命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日系爵士嘻哈（Japanese Jazz hiphop）更是成为他处理自身文化身份与国际艺术语

境之间关系的闪现灵光，他有多幅作品向日本 Hip-Hop 音乐制作人 Nujabes（1974—2010）的音乐致敬。

在最新的创作中，他将已逐渐形成个人风格的抽象语汇与公园、泳池、大海等现实场景结合，形成更强烈的精神场域。这是他的“盗梦空间”，我们似乎曾在达利的《记忆的永恒》中体验过这样的梦境。但与达利的完全沉浸式梦境不同，黄龙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泳池扶手为观者在艺术家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留下了出入的通道，同时，“扶手”也成为他画面上独特的视觉符号。在黄龙的作品里，抽象与具象，均无关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是作为不同的语汇，共同构成他对已知或未知事物的强烈遐想。这些怀念、渴望与幻想，如同诗歌，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神涟漪。没有传统学院派的写实训练的束缚，黄龙可以更自由的姿态在当代艺术的领域探索，更清晰的寻找到自己的语言和道路。

天空的边界由翅膀来定义。面对这个广阔无限的领域，黄龙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与艺术家对话

Q：什么原因让你最终选择了艺术作为人生方向？

A：我是在绘画道路上起步很晚的选手，在大学之前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艺术相关的知识。初中时有幸参观了外公李斛的展览，才发现了绘画的乐趣，以及艺术与我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大学的时候我便开始学习油画，也仅仅是作为一名悟性低的初学者，参不透的事情很多，比如我要去通过这种艺术形式表达什么？几经历练，来到伦敦读研后的我，对艺术的感悟其实更多的来源于生活。父母的教育和支持也同样影响着我坚持自己的理想。但归根结底，与其说什么原因让我选择了艺术作为人生方向，我更倾向于，短短二十余载的人生给予我的种种的感动使我不由自哀的需要去表达出来，而我手中，碰巧握了一根蘸着颜料的笔刷。

Q：当你第一次见到外公李斛的画作，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A：初中第一次看到外公的画时，首先是由心而生的自豪感，其次是一种憧憬。外公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离世，我对外公的认知都是停留于家人对他的回忆，比如外公是一个怎样努力的人，如何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去“拼命”。这种憧憬也直接的引起我对绘画艺术的好奇心。

Q：丁天缺先生的艺术观点对你有影响吗？

A：丁爷爷是我在艺术道路上的另一位引路人，在杭州看望他的时候，经常会听他讲故事，时不时的也会穿插一些对人生和艺术的感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曾说过，“诗歌是最高级别的艺术”“妙在似于不似之间”。当时的我只能听进去，但是很难理解这些话语中的真正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话都对我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帮助。

Q：从犹他大学到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的学习过程，让你如何定义艺术？

A：本科在犹他大学更多的是了解艺术，学习如何绘画，当时的我认为艺术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美。在中央圣马丁的学习更多是了解自己与作品的关系，艺术更像是一种自我剖析。



愚者之池 (pool of the fool) 120x150cm 布面油画 2022

Q: 可否与我们分享一首你在伦敦写的诗歌?

A:

Pool of the Fool
愚者之池

You can not escape from this gloomy pool
你终究无法跨出这片暗淡无光的池水
It is the giant jaw of the world
它是世界的巨颚
Surging with chaos, devouring all
涌动着混沌反噬着所有
Hazy night, tear dropping
朦胧的黑夜流淌的泪滴
twisted mountains, heat soaring
蟒蛇般的山岳骤升的热温
Ignorant folks, heart fearing
愚昧的人们敬畏的迷茫

Q: 你提到书法在你的抽象绘画中的作用, 你练习书法的经历是怎样的?

A: 比起书法, 书写可能更贴切一些, 我认为书写就是一种人为的痕迹, 和行动派绘画中的肢体运动轨迹留下的痕迹相似, 都有着个人独特的特征和韵律。

Q: 当人们在伦敦街头从你的作品前走过, 你是否在意他们目光停留的那一刻? 你觉得艺术在人与人之间传达的是什么?

A: 对于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到观众的注意, 我自然是很高兴的, 可能观众被画面中的某一个部分感兴趣, 从而开始“阅读”剩余的部分。我认为艺术在人与人之间传达的是一种共性, 作品对于我来说在完成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我能赋予其中的是创造的整个思考过程, 以及注入的情绪化的能量。观众能够感受到的, 或多或少, 是其中的一些能够与自身联系的碎片。

Q: 你当下在艺术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A: 通过自身经历转换成的对事物的重构, 从而展现出的绘画性本身的趣味。

(本文作品与图片均由艺术家提供)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CxQvqpSyLH085PZGuhjog>